

能源价格改革提速释放新信号

阅读提示:提高上网电价、公布居民阶梯电价试行方案、粤桂开展天然气价格改革试点……岁末年初,新一轮能源产品价格改革方案连续出台。

闭幕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,“要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”、“要完善原油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,逐步理顺煤电价格关系”,这表明我国能源改革正朝着市场化方向加速推进,而寻找公用事业与市场开放的平衡点,将成为改革的关键。

公平性:改革如何突破垄断

这是我国资源价格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。自 2011 年 12 月 26 日起,我国在广东、广西开展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。总体思路是将现行以“成本加成”为主的定价方法,改为按“市场净回值”方法定价。

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王震说,此次天然气价格改革最大亮点,是将以成本为导向转变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。一直以来,我国天然气价格偏低放大了不合理需求,甲醇、化肥等化工项目近年来快速发展。专家表示,新机制逐步建立后,将有利于充分利用价格杠杆,引导天然气资源合理配置,一些高耗能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应有所调整。

逐步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、市场供求状况和环境治理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,是未来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方向。近年来,根据这个改革方向,我国积极稳妥地推进了水、电、油、气等重要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。利用价格杠杆,引导资源合理配置,国内能源价格改革今年将开始提速,而首要突破的难点,便是打破垄断。

资源性产品往往具有天然垄断性,一方面,同一能源产业链的不同环节,有的挣得盆满钵满,有的却长期处于亏损;另一方面,随着多年来改革之声不断,几乎伴随着一路向上的涨价曲线,让公众质疑“改革等于涨价”,尤其是去年在国际油价大幅下调时,国内油价仍是“涨价容易下跌难”。

长期以来,我国天然气、电力等行业形成自然垄断产业组织,垄断行

业的特殊地位,造成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。中石油、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公司在油气领域也构成了市场垄断格局。

“十二五”期间,能源领域的垄断格局将出现松动,部分领域市场化和定价机制渐进改革将会成为能源改革的主导思路。在成品油市场中,将会推动成品油下游销售市场开放,在可能的领域加快市场化进程。

近期国家发改委“压煤价提电价”的改革“组合拳”,就突出了公平性的导向,既抑制了煤炭企业的涨价冲动,也让巨额亏损的发电企业松了口气,暂时缓解了长期纠结的煤电矛盾。一些专家表示,“资源价格改革,不是一些垄断企业牟利的盛宴,要努力做到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,这是民众的呼声。”

王震认为,未来能源价格改革的公平性重点突出两个:一是保证充分竞争,二是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,产业链各个环节有一个合理的税收体系。

更透明:定价机制如何理顺

2011 年,我国能源市场供需频繁出现失衡现象,从年初开始的“电荒”、“煤荒”到下半年“柴油荒”连续不断。在席卷各地的能源“荒”中,问题根源直指能源定价机制。

“电荒”何来?专家指出,电煤价格不断上涨,电价却不能动,导致电厂发电电越亏损。“加快理顺煤电价格关系,加大电力跨区输送建设力度,是从根本上避免‘电荒’的必经之路。”华东电网高级工程师杨宗麟认为。

“油荒”亦是如此。从去年 7 月起,国内柴油已经供不应求,四季度以后,各地都陷入了“柴油供应紧张”,全国“批零倒挂”的局面。而当时国际市场价一路下跌超 4%,满足了下调油价的条件,国内油价下调进一步加剧了“油荒”。

对此,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董秀成说,这种怪象说明了我

国现行的成品油定价机制不完善,仅与国际石油市场挂钩,但不考虑国内供求关系,导致价格失真,“柴油荒”的根源仍在价格机制。

破解“能源荒”频发,也是今年国内能源价格改革要触及的“深水区”。业界



现行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导致油价易涨难跌

专家看来,当前改革的一个难点,是政府对能源企业的成本结构没有明确概念。回顾从政策性低价到市场化计价的历程,有的资源类价格改革似乎总也摆脱不了“一改革就涨价”的怪圈。

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指出,“成本不透明和成本结构不完整是能源行业可持续的主要障碍。”能源定价要允许能源企业回收成本和一定的利润,但也要求政府对能源企业的成本和利润进行严格监管,政府依据能源的消费类别进行成本评估,计算出各种消费群体的成本,确认补贴群体,量化能源补贴。

能源改革无论以什么方式进行,核清能源企业的运行成本是第一步,这对理顺定价机制至关重要。上海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力波认为,改革目的不是涨价,更不能借改革之名乱涨价,能源市场化改革目的是抑制垄断,垄断企业的利润以及经营信息要进一步公开;同时应该引入民营资本参与竞争,因

为引入民营资本其实就是利润公开化的过程。

公益性:在市场与民生间找平衡点

国家发改委去年 11 月底宣布,将现行单一形式的居民电价,改为按照用户消费电量不同实行不同电价标准,电价随用电量增加而呈阶梯式逐级递增,同时政府将对低收入家庭补贴。据测算,这一方案使全国 80%家庭电费支出 not 增加,仅 5%耗电最多的家庭才明显增加。

这一改革举措既保障了基本民生,又体现了节能减排,抑制对于宝贵能源浪费的初衷。当前能源价格改革的一大难点,就是在市场化与保民生之间找到平衡点。一方面,当前我国消耗的主要能源仍以化石类为主,属于不可再生,而且随着资源越来越紧张,价格上涨是大趋势;但另一方面,能源又是基本民生保障。如何稳妥操作?

在记者参加的一次居民燃气调价

听证会上,有专家指出:燃气等一些基本能源消耗较多的反而是低收入群体,虽说能源价格杠杆有利于抑制浪费,但也可能因此伤及低收入群体的民生保障,所以能源涨价不能一刀切,“对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,定价就必须考虑他们的承受能力,要稳妥推进。”

“能源价格改革势在必行,但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实现市场化之后逐步脱离政府监管。”吴力波认为,资源品价格改革过程中,必须统筹公益性和市场化的关系,如果公益性被市场化湮没,使低收入者利益受损,与改革初衷是违背的。

专家表示,就目前国内一些能源价格改革举措来看,体现公益性的方式主要有两种,一是将民用和非居民价格分开,非居民价格上涨体现市场化,而居民价格稳步调整来保民生;二是制定阶梯价格,即保障基本民生,又抑制浪费。长远来看,民用能源制定阶梯价格势在必行,也具有操作性。

(据新华社)

幼儿园乱象:一纸禁令能否“药到病除”?

阅读提示:元旦刚过,三部委联合下发文件,剑指幼儿园乱收费,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一纸禁令能否“禁”住幼儿园乱收费和高收费?治了“入园贵”,“入园难”怎么办?围绕相关热点问题,“新华视点”记者追踪采访。

家长:幼儿园像“小升初” 治乱应防“走过场”

“入托难,难于考公务员;入托贵,堪比大学高收费。”近年来,幼儿园高收费、入园难,成为许多家长“心中的痛”。

在北京、上海、济南等大城市,如果说一些民办园巧立名目收费,尚有其成本和利益考虑。但不少公立幼儿园也高收费,索要数万元甚至十万元的赞助费,这让家长陷入重重焦虑。

正是针对相关问题,发改委、教育部、财政部近期联合印发《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。新办法明确了罚则——违反规定将吊销许可证。

幼儿园“禁乱令”能否令行禁止?

济南一些受访家长表示,出台严苛的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是一项教育“善政”,但如果没有任何配套措施,“可能在落实中走形变样”。

王先生等北京一些家长认为,幼儿园乱收费愈演愈烈,有其深层次原因,主因是学前教育处于卖方市场,“僧多粥少”。

“禁令中虽然提出要畅通举报电话,但面对公办幼儿园数量少的现实,家长哪有出来投诉举报的胆量?”王先生告诉记者,现在孩子入园有的报个名都要半夜蹲守,排一两天的队,托门路好不容易挤进去,谁敢因为多收费而惹恼幼儿园?

禁令中提到幼儿园代收代管费用,应遵循“家长自愿,据实收取,及时结算,定期公布”的原则。济南市一些家长担心,这个“自愿”原则看起来好,但落实中可能变为“被自愿”,成为一些幼儿园乱收费和逃避查处的“挡箭牌”。

“小学和初中的择校费不也是这样吗?”北京一位家长说,“小升初”择校费年复一年,禁而不断。“同理,治理学前教育乱收费,仅靠一纸禁令很难药到病除。”

“禁令能否真的发挥作用,还在于监管。”对于一些家长的担心,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冯晓霞教授

说,谁来监管?如何监管?如何处罚?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有细化的、可操作的配套政策,要让社会知道违规成本很高,乱收费才会杜绝。

园长:不正视乱收费根源 “入园贵”难求解

“对公办幼儿园来说,问题不是收费过高,而是政府定价没有跟上时代发展。”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园长冯惠燕的话很有代表性。

冯惠燕说,目前该园执行的是北京市 1997 年制定的标准,保育费、托补费、住宿费加起来才 330 元,加上伙食费也不过千元。

“这样的收费标准远抵不上办园成本,无法维持幼儿园的正常运转。”冯惠燕说,正是因为成本太高,所以幼儿园才会找名目收费。

在采访中,北京、济南不少幼儿园园长坚持认为:物价不断上涨,收费理由非常充分——如果不收就会亏损,教师发不出福利,幼儿园运转不下去。这一认识得到一些基层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。山东济南市历下区教育局副局长王公泽指出:“幼儿园高收费,根本原因还是缺少财政支持。”

他举例说,当地一家 100 个孩子

的幼儿园,按市级一类标准收费计算,每月保育费收入仅为 1.71 万元。但幼儿园需开设 3 个班,配备 9 名老师,仅工资性支出就占大头,“只能收赞助费作补充。”

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也认为,与亚洲国家、欧美发达国家相比,中国在学前教育方面的投入比例很低。学前教育投入至少应该达到整个教育投入的 9%,但我国长期以来只有 1.3%。“幼儿园要过上‘好日子’,投入不足,就会乱收费。”

针对有关部委出台的高收费禁令,一些幼儿园负责人表示,文件的初衷是好的,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“要解决入园贵,需要有其他配套措施。”

出路:“入园贵”需要治理 “入园难”更需解决

“对于学前教育来说,乱收费自然要治,但最‘痛’的是没有幼儿园可上。”北京市民王先生的话代表了许多家长的心声。如果不能解决“入园难”问题,那么,规范幼儿园收费“能走多远”令人担忧。

王公泽坦言,济南市仅历下区就有近 1.7 万名孩子要上幼儿园,根据规

划,明年将建设 10 个公办幼儿园,但远水解不了近渴,要解决孩子“入园难”问题,现在还得靠社会办的幼儿园。

他认为,如果严格执行相关“禁令”,除非政府能对这些幼儿园给予财政支持,否则幼儿园只会大幅提高收费标准。如果不让它高收费,大部分社会办幼儿园将面临生存问题,“以历下区为例,会影响约 1 万名孩子的入园问题。”

“规范收费,只是解决入托问题一个方面。加大政府投入,让幼儿园回归公益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。应加快政府投入,尽快做大学前教育资源量。”储朝晖说。

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2012 年,北京计划投入 9 亿元,规划建设并改扩建 769 所幼儿园。如今,北京市幼儿园生均财政拨款已提高,从过去每人 200 元提高至 1200 元。

但这离实际需求仍有较大距离,更何况一些城市尚未行动起来。

民进中央副主席、教育专家朱永新认为,国家已明确加大学前教育投入,当务之急是完善制度设计,即中央财政、地方财政要明确投入比例,按照地域区别设计财政投入方式。“只有确保足额投入,才能真正解决幼儿园乱收费和入园难。”

(据新华社)